



歷史與小說之間

陳捷先

讀《蕩子皇帝朱厚照別傳》

歷史這門學問，近年來有兩極化的發展，有些學院派的專家們，引進一大堆西方學說理論，硬套入歷史的解釋中，弄得深奧難懂，也少人願讀；有些藝文創作者，打著史家的旗幟，將歷史作無限演義，由於「野」得過分，煽情通俗，深受社會喜愛，影響廣泛。日前逝世的清史學者王鍾翰教授就曾感慨的說：「我們積數十年研究清史所得的一點成就，全被時下的野史破功了。」有感於此，一些歷史學者開始以輕鬆的筆觸、合理的鋪陳，寫出易讀好懂的史著。大陸著名明清史與檔案學名家韋慶遠教授的《正德風雲：蕩子皇帝朱厚照別傳》，正是一部界於小說與歷史之間的巨著，臺灣清史學界大家陳捷先教授讀稿後，對小說與正史之間有精闢的見解，也對明武宗正德皇帝這位「居無節、性無常、近小人、遠君子、築豹房、好嬉戲、貪女色、愛浪遊」的君主，提出獨到的詮釋。——編者

「野」得過分的野史

我們現在處於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，報紙、雜誌、電視、網路隨時隨地向人們傳布各種知識，叫人目不暇給，甚至有不堪負荷之感。

就歷史這門學問來說，除了專家學者們撰寫很多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論文與專著，深入探討各朝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、宗教和藝術等不

同領域的專題之外，也有不少作家以演義、野史的方式寫成小說，編成劇本，或是出版專書，向社會大眾講述歷史。前者由於學術性過重，常常在義理上或考據上下功夫，呈現的內容多半是冗長的、艱深的，加上對文獻史料的徵引，必然顯得枯燥，因而閱讀者不多，對社會大眾的影響有限。後者因為不是嚴謹的學術作品，經

過作者的編造加工，或刻意布局，或無中生有，甚至篡改史實，以致情節離奇，故事生動，變得趣味性特高，反而容易得到大眾喜愛。因此這些作品刊印成書問世時，常是洛陽紙貴，大為暢銷；若是改編成電影或電視連續劇，也是收視率很高，而且經久不衰。

然而，目前寫野史的作者，有人「野」得過分了，實

歷史與小說之間
—讀《蕩子皇帝朱厚照別傳》



明武宗正德皇帝（1506-1521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明武宗正德皇帝名厚照，是孝宗嫡長子，生於弘治四年十月，第二年立為太子。他聰明、壯健，可惜被溺愛成天字第一號的納袴，得年三十一。高陽《明朝的皇帝·江南代北一遊龍》。

在不可取法。以大家熟知的清宮小說和電視劇為例：孝莊太皇太后竟下令她的孫子康熙皇帝娶蘇麻喇姑，並封她為德妃！且不說德妃本來是雍正帝的生母，確實另有其人；而蘇麻喇姑則是孝莊后早年從蒙古

陪嫁來滿洲的侍女，年紀與孝莊后差不多，至少比康熙大上四十歲，他們如何可以婚配？真是莫名其妙！又如施琅領軍收復臺灣時，電視劇竟演出他與鄭經在臺灣作了一場殊死大戰，鄭經後因戰敗而自刎死

去。這又是一項荒唐的安排，因為鄭經在兩年前已在臺灣逝世，一個死了兩年的人還能參與大戰役，實在離奇！其他如田文鏡在乾隆元年還出現在銀幕，繼續當清廷大官，殊不知田氏在雍正十年已謝世，死者在三年後復生任官，當然又是笑話一攤！像這樣不符史實的例子還有很多，這裏不擬贅舉了。

史家寫小說

這些內容不忠於史實的作品，可謂是掛著正史招牌，做些戲說勾當，向大眾傳播不正確的歷史知識，對一般觀眾實在為害匪淺。清史學界大老王鍾翰教授看了這些清史「專書」與連續劇，曾經感慨的說：「我們積數十年研究清史所得的一點成就，全被時下的野史破功了。」聽起來叫人既感傷又憤慨。南開大學著名教授馮爾康先生在無奈下出版了一些如《清人生活漫步》的書，希望讓人們在輕鬆的氣氛下閱讀，既能增長知識，又從



明武宗畫〈哈叭驚蟬圖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本畫舊題為明武宗作，但由樹根底下的題款斷，應為正德年間宮廷畫家李璫所畫。李璫，生平不詳，這可能是他存世唯一的作品。柳葉搖曳間，一隻夏蟬兀自翱翔，蟬翼鼓動所發出的聲響，似乎驚擾了路過的哈叭狗，只見牠轉頭打量，彷彿想高叫一聲，回嚇飛蟬。構圖簡潔，卻充滿戲劇張力，耐人尋味。《故宮書畫處典藏資料庫》

而藉以糾正野史帶給人們的錯誤觀念，以盡一份史家的責任。

韋慶遠教授是知名史學家，對明清史有精深的研究，他的著作等身，多年來確實在補充與闡明史事方面作出過很多貢獻。他對野史與不符史實的小說以及電視連續劇的大行其道也十分關心，因為他了解

這種風尚對社會文化心理上的影響是深遽巨大的，他認為高深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當然要越多越好，但是史學家們若仍有餘力的話，也應該寫些人人可讀、人人能讀的通俗歷史著作，因為與其曲高和寡，閱讀專門論著的人不多，遠不如出版一些龍蟲兼雕，但能傳達正確知識的歷史文章，嘉惠大

眾，豈不更好！韋教授在這樣的思維與背景下，完成了這部費時十年，長達八十萬字的《正德風雲》巨著。

對正德皇帝的一些看法

正德是明朝武宗的年號，一般人也就俗稱這位名叫朱厚照的武宗為正德皇帝。我讀了《正德風雲》這部歷史小說，



青花龍紋渣斗 正德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就所見本院藏正德款瓷器上所繪龍紋，多以行龍、騰龍、遊龍等造型出現，十分活潑，似乎訴說明武宗悠遊嬉戲的一生。編者

至少有以下的一些想法：

第一，我們知道，正德一朝歷時僅僅十六年，不算很長，但是在明代歷史上確實是一個盛衰存亡的關鍵時刻。正德皇帝的祖父是憲宗成化皇帝，在位二十三年，他死前已有大臣指出時政六弊為近倖干

紀、大臣不職、爵賞太濫、工藝過繁、進獻無厭、流亡未復，可見當時形勢已面臨中衰了。繼承憲宗的是孝宗弘治皇帝，尚知恭儉自持，也能勤政愛民，親賢遠佞，可以稱得上是明代中期的賢君。然而當時仍有外戚作惡，太監攬權，這也說明了他寬仁有餘，而果斷不足，而且當時國家存在的問題相當之多，韋教授在《正德風雲》一書中，借大學士謝遷的談話說明了梗概：「目前時局外似升平，中實潰敗。近兩年來，應天、浙江、山東、河南、湖廣俱鬧災荒；全國的戶口、軍伍、賦稅都有耗損，內帑虧空；雲南、瓊州相繼發生變亂，荊州、襄陽流民集聚，剿撫兩難；蒙古小王子部入寇大同、進迫河套，火節諸部則進犯固原。皇上雖屢頒整頓官常、裕財防邊之詔，慨然要搜剔弊端，但內府諸庫及倉場，俱由宦官掌管，戶、兵兩部無權檢核；京邊各軍空名支餉，冒功諱敗已成風氣，皇上健在，猶可維持，一旦不測，實

難了局……」。這是孝宗弘治皇帝臨終前夕，大學士們討論國事時的外內形勢分析。文字不多，但已可看出孝宗末年不是太平時代，國家已潛伏著不少危機。孝宗死後，他的唯一兒子朱厚照繼承皇位，改年號正德，大家對他寄以厚望，希望「新君自正其德，然後能正人之德」，並把國家從危機中化為轉機，如此明代的中興就可以預想了。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武宗即位之後，不思振作，耽於淫樂，甚至不理政事。正德元年，即新君上臺一年的光景，中樞清流高官幾乎全被罷職或休致回家，朝廷裏群醜蠅集，依附宦官，成為小人當道的局面。正德二年，皇帝又在宦官劉瑾等人的誘惑下，築宮殿稱「豹房」，內有番僧與教坊司樂工，供皇帝淫樂，終致人民苦不堪言，中興不但無望，反而步入衰亡之途。

第二，明武宗享國十六年，不過這期間卻發生了不少重大事件，對明代中衰確實有極密切的關係，具有極深遠的



青花玉龍盤 正德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行龍、騰龍悠遊於纏枝花海中。本院藏正德款瓷器十分豐富。

影響。他登基後，昵近群小，不能自拔，寵倖奸佞、盡斥忠良。任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，馬永成、谷大用等分掌東、西廠，對朝臣中上書批評時政的都加以迫害，輕則降調、謫官，重則廷杖、繫獄誅殺。當

劉瑾權勢極盛之時，朝廷臣工如焦芳、劉宇、曹元、陸完、張彩等隨風趨附；還有變童班頭錢寧等猛颯陰風，時人稱之為闖黨。儘管有忠義臣工挺身抗旨、憤鬥凶頑，但多數是不勝邪，落得個囚禁黑獄或屍

橫天街的悲慘下場！據史載，豹房亦稱新宅：「初帝令內侍仿設里肆，身衣估人衣，與貿易，持簿算喧詢不相下，更令作市正調和之，擁至廊下家，廊下家者，中宦於永巷所設酒肆也。帝至，雜出帝衣，醉即宿其處。」在豹房裏又召樂工來承應，人數以百計。軍頭江彬引導武宗出幸宣府、大同與江南各地，尋歡獵豔，擾民傷財，真是不成體統！他如藩王在外地起兵，想趁武宗溺於淫樂、政事敗壞之時，取而代之，自即帝位。前有安化郡王朱真鐸於正德五年四月起兵寧夏，後有寧親王朱宸濠於正德十四年發難於江西，兩王聲討中央雖未成功，但十年中先後興兵也透現了正德的治道與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了。

第三，正德皇帝確是一位昏狂無道的君主，宦官劉瑾用事之時，權「居內閣上」，「朝中列卿多爭先獻媚」，朝政敗壞到極點。宦官的惡名昭彰在中國歷史上是由來已久的事了；然而宦官的禍國殃民、

弄權干政，致令國家頻將覆亡的事例，似乎以明代最為顯著。而武宗正德之世，宦官的用事更專，為惡更烈。以劉瑾為首的宦官「八虎」，引導武宗遊戲。他們「置造巧偽，淫蕩上心，或擊球走馬，或放鷹逐兔，或俳優雜劇，錯陳於前，或導萬乘之尊，與人交易，狎昵蝶褻，無復禮體。日遊不足，夜以繼之，勞耗精神，虧損聖德」。皇帝不務正業，無法理政，宦官便從而掌握中外大權。在帝制中國，每個朝代的中央政府裏，都免不了存在一些忠良與奸佞的臣工，可是在正德時期，忠奸大臣的表現似乎顯得特別的鮮明而強烈。先以劉瑾弄權專政的時期來看：顧命大臣大學士劉健、謝遷、李東陽等重臣，在小皇帝繼位後就上疏為請，甚至堅決主張誅殺以劉瑾為首的「八虎」。除此之外，吏部尚書馬文升、兵部尚書劉大夏也痛切進言，戶部尚書韓文更以「不死不足以報國」的決心，指出民窮財匱，已面臨崩潰邊

緣。但是，所有這些逆耳忠言，都被加以「抗旨」的罪名，不但將重臣劉健、謝遷清洗出內閣，而且將以上多人俱列入「奸臣榜」，悉數罷官奪職，驅逐回鄉。朝野對此無不憤慨失望。

第四，但值得重視的是，不但高層官僚群起抗爭，而且已經引發起中下層官僚和青年士子的強烈反彈，相繼奮起抨擊：當時被成為「八大才子」之首，時任戶部郎中的李夢陽主動請纓，慷慨激昂，以如椽巨筆，辛辣尖銳揭露腐敗醜惡；南京御史蔣欽雖受酷刑被囚禁在黑獄，但仍負重傷繼續上書，甚至堅決拒謝幻覺中祖先鬼魂為免家族淪亡而勸降的請求，不惜以一身的生命和百口之災申明信念；另一御史張欽則橫劍坐鎮雄關，力阻正德冒險輕出居庸關；以後被推崇為一代大儒，被稱為「陽明先生」的王守仁也拍案而起，上書反對暴政，不惜受杖和身陷錦衣黑獄，並被遠戍貴州。這些事件都是可歌可泣，動人心

魄的。尤其是當時的反抗活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，前仆後繼，給事中湯禮敬、呂翀、戴銑、薄彥徽等為挽留劉健、謝遷而遭廷杖，但兩京御史、給事中等五十餘人又聯名上書，再申正義，參加的人數竟占該等職位官員數額五分之一以上，有人因以未被列入名單而引為羞疚。除此之外，翰林院庶吉士（頗相當於現代的研究生）、國子監監生等年輕學子也都聞聲而起，在院、監內外聲援鼓動。城鄉庶民也敢於表現出愛恨分明的態度。這是明史中僅見的老中青三代官僚士子和官民一致進行的「政潮」和「學潮」。千夫所指，意味著時局動盪，在位的皇帝已成為眾人心中的獨夫民賊。這是當時歷史發展的主流。韋慶遠教授擷取這些史事的精華，選擇之作為聚焦點，以史事為根據，加以文學的推演，文史融合，寫出激盪感人的情節，實在是獨具慧眼，妙手著為文章。

第五，正德五年，劉瑾伏

誅，閹黨人士有被處死、有被降調的，廠、衛也被罷革了，一時頗有太平之象。可惜不久之後，因京畿動亂，又召來軍頭江彬入朝，成為正德的新寵人物。江彬原是大同遊擊，得寵後掌握軍權，引導皇帝離開豹房，走出京師，不顧國勢危殆，到塞北輕啟戰役和到江南尋歡作樂。皇帝出巡時常夜入民家索婦女，有時在回京時也「掠良家女數十車以隨」，傷風敗俗到了極點。朝臣中有兵部郎中黃策等上書請皇帝「戒遊幸」，翰林院修撰舒芬等勸誡不能以巡狩為樂，因為四民告苦，地方必有人乘勢作亂；吏部員外郎夏良勝與禮部主事萬潮、太常寺禮賓官陳九川及其他官員也連番上書，懇請停止出巡。正德帝給他們的答覆仍然是或關進牢房、或罰跪關下五日，也有像陸震、余廷瓚、何遵等十多人被廷杖致死的。

扎實的功力，精彩的人物

以上史事在《正德風雲》

一書中有精彩的論述外，韋教授以他對明史研究的扎實功底，深入淺出的解釋了很多明史上專有的典章制度，諸如票擬、中旨、白本、留中、廠衛、九卿、廷杖、枷具、緹騎、凌遲、內相、外相、承運庫、居守敕等等，就事順理，與書中的實事緊密契合，並無生硬堆砌之感，這就有助於了解了若干學術性的問題，增添不少寶貴的知識，是給讀者的另一項貢獻。還有書中記載的若干關鍵大事的人物、時間、地點和起訖終始，都是於史有據的，不同於一般「說史」的瞎造亂編，因此，《正德風雲》不單是小說，而且也是另一形式的史書，因為史書必要的內涵在本書裏都具備了。我個人認為，一般學校的歷史教學，常限於呆板枯燥，學生的接受率不高，可以考慮試用《正德風雲》作為必讀參考書以講授明代中期史事，或可收稍有不同的效果。

第六，在人物的塑造上，作者也用力甚勤。關於作為

主要角色的正德皇帝，既揭露他起居無節，性格反覆無常，近小人、遠君子、築豹房、好嬉戲、貪女色、愛浪遊的一面，可說眾惡具備，的確是一個荒唐昏狂已極的君主，理應受到歷史的譴責。但另一方面，書中又探微索隱，從深細處發掘出其心理和行為的複雜隱秘。例如，他有著強烈的戀母情緒，為此與所謂「嫡母」的張太后長期對立，並且嚴重影響到朝本國政，更加深了他蔑視傳統和倫理禮儀的行為活動；又如，他對當時地位最低賤的樂籍婦女劉良女存在狂熱的纏綿畸戀，做出過一些駭人驚聞、史所未見的癡情行為，又反映出這個超級色狼在感情領域的另一方面，他是用此來填充內心高度的空虛，要取得他在眾多美女、嬖童身上得不到的特殊感情寄託；他曾披戴甲冑、手執刀槍親赴戰爭前沿，這不論在戰略上和戰術上都是魯莽愚蠢的，但卻也表現出他為實現建立不世武功的強烈幻想，表現出反乎常態的



五彩魚藻盤 正德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勇敢。他表面狂妄任性，頑固堅執謬見，酷狠地摧擊異議，似乎信心十足，其實在內心深處，特別在當政的最後期，也處處流露出戰慄惶恐，色厲內荏，對自己統治前景的憂心忡忡。他諱豬為朱，下詔在全國禁止畜豬吃豬；千方百計強行南遊，但最後還是放棄了前去最繁華的蘇杭；班師北上，卻

停留在京郊通州四十餘日，不敢貿然進入北京。凡此，都充分顯示出他的多重性格和複雜心態。在本書中都做了認真的描述和分析，並不是單純斥責他的荒淫昏狂，而是深入到傳主不輕示人的內心世界，能夠活脫脫地較為完整地寫出一個接近真實的正德。

在本書中出現了近百個人物，因其不同重要性而占用長短不同的篇幅。但作者還是儘量注意描述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個人特點、人品、政治傾向和輕重迥異的歷史作用。例如，在奸佞方面，錢寧的陰謀惡行不同於劉瑾，而江彬又大異於錢寧，至於第二流的焦芳、劉宇、陸完、張彩等也多有自己凸出的醜惡嘴臉和手段，並沒有用臉譜化的介紹。更又如，在堅持正面抗爭的人物，因所處的不同時段和地位，也由於性格和器識不同，李東陽不同於劉健和謝遷；馬文升、劉大夏、韓文又不同於劉、謝、李；楊一清更不同於馬、劉、韓；而王守仁也迥異於楊一

清。他們各有著不同的行為風采、舉止言談和因時勢採取的謀略，並未流於忠奸之分的格式化。作者娓娓道來，有些地方寫得栩栩如生，在閱讀有些章節時，如臨其境，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，感到有所啟發，耐人細讀。

韋教授雖以章回小說形式寫成《正德風雲》一書，但他參考了很多明代官方文獻檔冊與私人的詩文別集，與一般野史迥然不同。書中又有對政事人物的細微分析與宏觀論述，多采多姿，可以說是一部富於學術性的專書，又是一部真正的歷史小說，它對有心研究明代中期史事的人來說，無疑是一座寶山，入山者可會滿載而歸。

韋慶遠教授萬里來書，命我作序，我不能辭，也不敢辭，謹書寫以上各條，作為對《正德風雲》的讀後感言，並為推轂之資。

陳捷先於加拿大溫哥華

時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二日

